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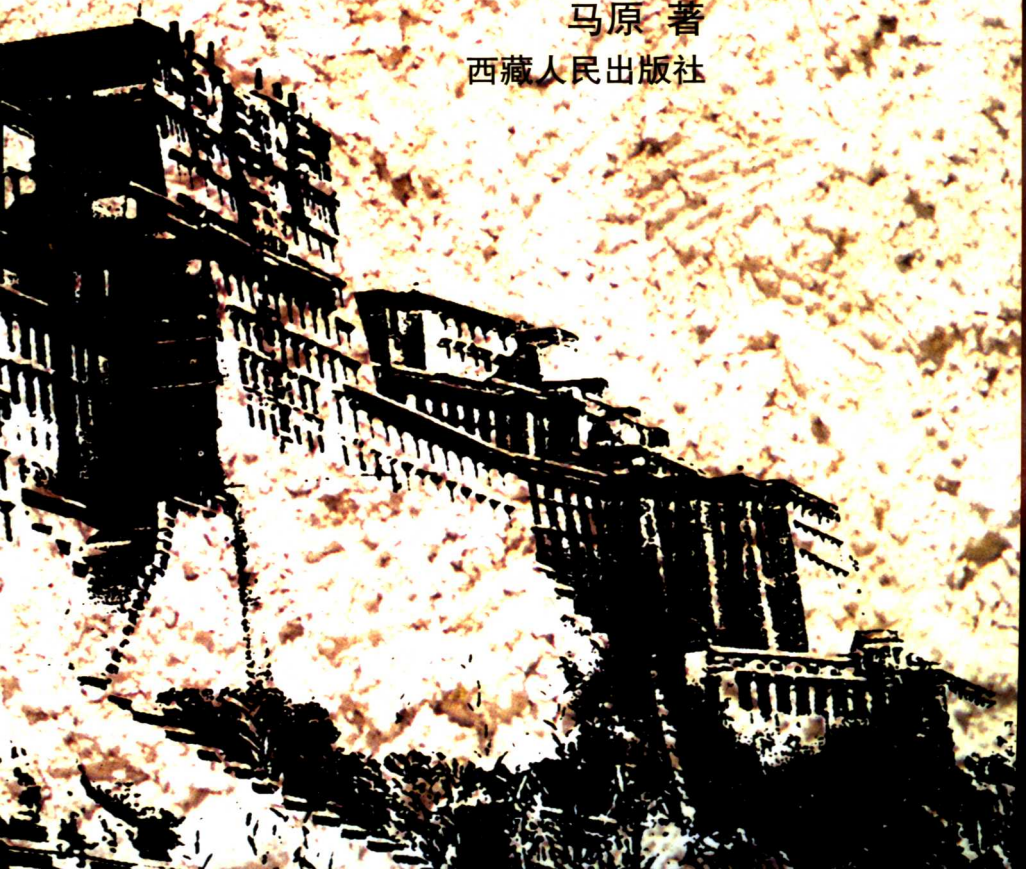
晓浩 主编

本书是著名作家
马原的一本散文合集。
突出拉萨，
突出八角街，
另一侧重点谈及小说创作
及方法技巧，
在向大师们学习中
的独家心得；
和部分对文友的情思，
如提到扎西达娃，
龚巧明等。

拉萨地图

马原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羚羊丛书

拉萨地图

马原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萨地图/马原著.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5.5

(藏羚羊/晓浩主编)

ISBN 7-223-01752-X

I.拉... II.马...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1196 号

拉萨地图

- 作 者** 马原
总 策 划 刘立强 李海平
责任编辑 王剑箫
封面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90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4,000
书 号 ISBN 7-223-01752-X/I·391
定 价 1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拉薩

目录

- 1/ 拉萨地图
8/ 一个流浪汉
13/ 天路
15/ 我和旧歌
18/ 乱弹西藏
21/ 请到拉萨来
30/ 谁能够喜怒哀乐自由
34/ 不是夏天
40/ 康巴人营地
43/ 凉爽的错觉
46/ 拉萨河女神
60/ 台灯下的灵感



拉 圖

目 录

- 62/ 北陵寺等候扎西达娃
70/ 小扎西和他的一大堆美妙的想法
72/ 西藏焕子一笑
75/ 重温八十年代
77/ 作家与书或我的书目
82/ 关于《虚构》的信
86/ 小说
96/ 方法
98/ 百窘
108/ 马原访谈录
111/ 有马原的风景

02



拉萨地图

一、很早就有意为拉萨绘制一张地图

在我拉萨的家里，外厅最醒目的是一张西藏地图，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那也是我家最大的一面墙了，东墙，整个墙面没有门没有窗。广为人知的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在它对面，面积有它一半不到的样子，除了卧室里一幅我写的书法外，地图是我家里唯一的墙饰了。

我喜欢地图久矣。我经常一个人站在外厅里，面对巨幅地图无边遐想。西藏应该有约100多万平方公里，地球上最壮观的山川悉数在此！我经常陷入那些抽象的地名不能自拔。我的许多故事都在这幅大图中渐渐清晰慢慢成形最后出炉。

但是你们知道，我的更多故事在拉萨。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拉萨佬，在藏居留7年，90%时间都蜷缩在拉萨。我喜欢拉萨。尤其喜欢八角街做生意的，我敢夸口我是世界上去八角街次数最多的汉人。奇怪的是，我从没有拥有过一幅拉萨地图。

是拉萨市政当局疏忽——没有出版过？还是我疏忽从未想到去找一张？干脆说吧，我从未见过一幅拉萨地图。

或者不客气地说，没有任何一幅关于拉萨的地图对于我是有意义的。我自想没人比我更熟悉拉萨了。还在拉萨的时候，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多次为远道而来的朋友充当导游，我知道我是拉萨最伟大的导游，可以载入史册的。如果那时候有DV设备，我一定是拉萨最早的活动影像地图的绘制者了。



二、小姑娘十分骄傲地/说它就是这块高地的标志

按照汉人的概念,布达拉宫相当于拉萨的象征。

拉萨在拉萨河北岸。北岸是一大片平阔的台地;台地上有两座大约100米高的小山,一座叫药王山,另一座应该叫布达拉山。我说应该,是因为没有一座叫布达拉的山,只有我这么叫过它,在一部题为《冈底斯的诱惑》的小说里,在结尾的一首长诗中——“我只是懊悔/我太快就到了布达拉山脚”……那其实是一座看不见的山,因为它整个被包裹起来了;包在它外面的是一座房子,是地球上最美丽也最著名的一座建筑。你们知道它叫布达拉宫。布达拉宫高拔的白墙是最耀人眼目的,但它也只是一面墙而已。它的窗子也不是真的,只是些装饰,因为背后不是房间,是岩石。宫殿的房间大多在白墙之上,红宫,也就是红墙建筑部分。说白了,布达拉宫不过是山顶的一座建筑,如此而已。

我刚来的时候,药王山的峰顶上也还有一座建筑,确切地说是一座废墟。已经坍塌许久,只有断壁残垣似乎在炫耀往日的辉煌。另有一张旧照片,记下的是昔日的我和昔日的药王山。呜呼,可谓恍若隔世。现今耸立在已被削平许多的山顶上的,是你在这个已经变得越发丑陋的地球上随处可见的怪物——电视铁塔。当年,药王山废墟缺口,是看布达拉宫的最佳位置。

我的旧友黄志龙是老西藏。大约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一部名为《布达拉宫秘史》的电影就是出自黄先生之手。他是世界上头号布达拉宫史专家,正史野史无不精熟。关于布达拉宫,最有发言权的当属黄兄志龙是也。我说的只是皮毛,有的也是从他那里贩卖过来的。

据悉,布达拉宫高112米,当然是相对高度。海拔应该在3700米以上。我想,很少有人到达它最高点,因为那是金顶尖上。一般游





人可以到的地方也就是100米出头吧,大约30层楼的高度。而一般人上去的方式是攀登……拾级而上。不消说,那是桩苦差。拉萨的高山反应已经让多数游人尝到苦头,不要说30层,3层楼爬上去足叫你脸色大灰心跳如鼓了。1982年时,拉萨最高的现代建筑是西藏日报社大楼,四层,刚好是布达拉宫1/10的高度。我第一次到4楼居然途中休息了6次(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体重大,心肺负担也较别人重些。听人劝,吃饱饭。我进藏后没有马上去布达拉宫,大约1个月后才鼓起勇气上去1次。

哇噻!我想不出上面会有那么多人!僧侣信徒已经人满为患,又兼天下的游客像约好了一样同时挤进这座高耸的圣殿,简直连喘气都觉得困难了。爬那么高,高原反应那么重,喘气本来不容易,又加之成千上万张嘴巴争抢原本不多的空气,再加上薪柴的浓烟,酥油灯的星火,我几乎窒息了。

那是我7年里唯一的布达拉宫经历,我再也没有勇气去第二次。但是我仍然自豪(十二万分)地告诉你,我喜欢它,每天早上沐浴在它的阴影里,我每每抬头就会望到它。因为我就住在布达拉宫西面的林卡中。我们仅两墙一路之隔(我的墙,它的墙,中间是转经路)。如果它是神殿,我必定也沾了几分仙气。三年。三年之久啊。

三、八角街怎么就成了巴廓街?

到过拉萨的人,没有不知道八角街的。

按照汉人的概念,八角街相当于拉萨的老城。

拉萨的中心不是布达拉宫。也许它是整个西藏中心,是喇嘛教(藏传佛教)世界的中心,但是它不是拉萨的中心。拉萨的中心是八角街。而被八角街围绕的大昭寺才是中心的中心。这里放下大昭寺,先说八角街。

1987年夏,《收获》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上下都



很平坦》。其实这是一件替代物，它替代的是另外一部小说《八角街》。我至今仍然无法判断，当年如果不是写《上下都很平坦》，如果写《八角街》，是否一切都会是另一番情形呢？我是铆足了劲想写《八角街》的，但是一切不可抗拒的原因让我易弦更张。历史在此显出了它的伟力，我深感个人在历史当中的渺小和羸弱。

经常有人讨论：八角街是否八个角？结论莫衷一是，我个人倾向认定就是八个角，正如我认定零公里石碑必定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样。它是一条环形路把供奉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大昭寺包裹在中间。如果说大昭寺是珠，八角街则是龙口，含住了这颗硕大明珠。

八角街的特别之处还不在这条奇异的环形路本身，而在于它每个角甚或每条边又都有繁复的支路岔路。这是些全无章法的小径，曲里拐弯，或宽或窄，谁也说不清它会通到什么鬼地方去。也许你已经走上的那一条，终点是一幢百年老宅的后院，臊臭气冲天。藏式民居通常把厕所建在楼上，泄出的粪便从房后流淌泛滥。有时一幢房子的背后只是一个死角而已。但更多时候，这条路只通向一扇门，一个院门或一个楼门。

围绕八角街，有层层叠叠的民居。拉萨民宅全部由块石垒砌而成，极富风格，大多数是两层小楼，也有的一幢紧挨另一幢，形成连体式石楼。就是这些密贴在一起的石头房子构成了八角街独一无二的景观。有个故事标题《大师》，主要情节就是在其中一幢石楼中展开的；有个独眼姑娘，有个如化石一样横卧半生的唐嘎画家，有个早就远走他国的当年的美术学院毕业生。更有些小路弯中有曲，路面石板下也许埋着珠宝或者珠宝商的尸体（《叠纸鹤的三种方法》）。最神秘的是那些孤立的有着高墙的深宅大院，女主人高挑性感，穿印度莎丽，满口流畅的英语，却自称尼泊尔人（《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正是这些密密匝匝挤在一起的石头房子，才造就了八角街的丰富与诡异。这是一片不可捉摸的建筑迷宫。只有真正熟悉

它的人才才会从那里找寻到无边的乐趣。我想我该算一个了。

回到八角街吧。八角街才是八角街的核心。

每天太阳落山之前,是人气最旺的时间。估计这条长不过千米的环形路上,数以万计的人在有节奏地流动。那是转经的人群。半数拉萨藏族都在此刻加入到转经的洪流之中,兼有天天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游客,汇成在西藏以外任何地方都难得一见的景观。每天每天如此,从无或辍。

这里的主人是庞杂的商人小贩群落,他们来自四面八方。藏族自然居多,另有为数不少的汉族。除此之外,印度的,巴基斯坦的,阿富汗的,尼泊尔的,一定还有不丹和锡金的。夜幕四合之际,白天色彩斑斓的商品如幻影般消失了。多得像沙粒的商贩也一齐遁入黑暗。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情形。你想象不出,这条寂寞如坟地的只见门板窗板的石街,怎么可能在太阳下幻化出那么丰富又绚丽的颜色来呢?四面八方的商贩使四面八方的货色汇聚到八角街,汇聚来四面八方的旅人。

很难确切定义八角街上另外一个群落:职业的朝佛人,外来的转经人、流浪汉。他们构成的另一道风景,流动的风景。他们住在哪里,是哪里人,要逗留多久,靠什么生活?这些都是不解之谜。也许老契米(《游神》)是他们中最寻常又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了。他们人数极其庞大,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没有人能够把握他们的动向。他们中也有金发碧眼和黑皮肤者,有缺陷膊少腿者(《琢磨》),有被警方通缉的案犯。“藏匿一粒沙子最保险的地方是沙漠”,八角街是理想的藏身之地。也是这些人的存在,使原本平稳的市民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变数,充满可能性,也充满张力,从中受益的是我,和像我一样也喜欢在人群中寻求意外的职业艺术家。八角街是艺术的温床。

出入八角街的主通道是朝西的一条又长又窄的鸡肠巷,当然那是1985年之前的格局。巷子窄到两个人推单车对面走来也很难





交臂而过。巷内一户挨一户的小店有许多是尼泊尔人开的,主要是食品类,点心泡菜之类,也有鼻烟和其他日用品。我记得当时店内的地面要低于巷路,本来巷路又泥泞不堪,旅客把泥浆带进店里,店内的情形可想而知。须知八角街是人气极旺的国际商埠,千百年来没有哪一天这里不是人满为患啊。现在不同了,原来的鸡肠小巷代之以宽阔平展的大昭寺广场,无论白天或夜晚,这里永远是拉萨人以及来拉萨的人们的最爱。子夜时分,比我更高更壮的流浪汉阿旺幽灵般闪到我眼前,问我买不买他硕大的银头饰,仅仅因为我扳手腕赢了他,居然将我绝对买不起的浮雕银器送给我(《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八角街就是这样一个时时会给你惊喜的去处。

西藏7年,八角街的每个角每条边都被我赋予了传奇色彩,可是打从我离开拉萨,八角街忽然有了新名称——巴廓街。

可是为什么呢?

可是我仍然要回去呀。1989年初我从拉萨回到沈阳,1991年我在拉萨住了4个月。1993年又是3个月。1995年4个月。1997年最短,也有2个月零7天。1999年最久,5个月差3天。

巴廓街? 为什么呢?

四、给纪念地命名

于小冬有一幅大画《与西藏干杯》,有十几个人,比真人小一些。是油画。都是真人,多数是活人。那些人在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拉萨的历史。画是一卷永恒的史诗。

我因此想到,该给这些人树碑立传。不是今天,是许多年以前,是当时。证据是一本书:《拉萨的小男人》。当然,著书只能算是立传,而树碑的事情则比较复杂,需要市政当局的核准方可,我于是起意为市政有关部门提备一个文案,供他们或镌刻碑文或命名纪念地时参考。



A.《拉萨河女神》的意义非同凡响,那是西藏文艺界的首次集体亮相。地点在咕吗(强盗)林卡,正对着布达拉宫的拉萨河心的大岛,汉族习惯叫它太阳岛。今天它已经没有树了,但是当年它郁郁葱葱。我相信它千百万年以来一直草木葱茏。就叫它:“女神的树林”,如何?

B.邮局以东曾经是专门宰杀牦牛的营地,屠牛的汉子以漂亮的搏击发力扭倒有巨角的庞然大物时赢得的满堂喝彩,20年来一直在我耳畔萦绕不去。叫“康巴人的营地”?

C.色拉寺再往东的天葬台是神圣的升天之路,《风流倜傥》的大牛曾经将台下的一枚头骨供奉在陈列架20年之久,不可谓不虔诚了,“圣天台”也许更切合它的心理意义。

D.罗布林卡是西藏过去唯一的皇家园林,没有可以重新为它更名。我当然不可例外。但是我很想把它西北的水泥厂抹掉,代之以一座7倍于电视铁塔的观景点,使所有人都能够平视北面那片地球上绝无仅有的石头丛林。谁知道它叫什么吗?

E.突然意识到我该缄口了。

可惜我今天已经离拉萨太远,太远。这篇短小的文字于这座伟大的圣城根本算不了什么。正如居留多年的毕加索于巴黎算不上什么一样。拉萨与它脚下的拉萨河一样,许久以来就兀立在地球之颠,像不动的大山,像流水的幻影,真实也虚拟。

离开的那个夏天,我写了长诗《八角街雪》。

而初来的夏天,我西藏处女作是《拉萨河女神》。

一个流浪汉

有一个人，他用一辈子的时间游走于各处。我一下子很难定义他是怎样一个人。他现在的职业是教师，他整个教师生涯有3年零3个月。

拉
萨
地
图



33年以前，他是个腼腆的锦州男孩。他突然由一个中学生变成一个农民，由一个城市男孩变成人民公社社员，后来他这重身份被历史定位为知青，他的身高由1.77米蹿升至1.85米，体重由64公斤蹿升至88公斤，男孩变成了男子汉，那个回合整整4年，他原来以为那是一次无期徒刑，4年就结束了，多少有点出乎他意料。

身体的强壮在他心里产生了如酵母一样的作用，他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当他意外去他心目中的大都会沈阳重新做了学生，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原来人生是可以有变化的，可以从这里到那里，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他学的是铁路机械，他原本出身铁路世家。当他可以为自己选择职业方向的时候，铁路，成了他不二之选。他其实根本不知道“铁路机械”是个什么东西，但是那所学校（沈阳铁路运输机械学校）在所有中专名单上排位第一。对于没有机会进大学的知青，他的好运气已经被所有知青伙伴们艳羡了。第二次学习生涯还没结束，他已经被人生第一个大的后悔所击中。1976年，他毕业时下了大决心，准备更正他最初的选择。他递交了去西藏的申请。27年之前，西藏是没有铁路的。

那个年代个人没有权利自由选择职业，所以他的想法仍然只是想法。

他想放弃铁路，铁路不想放弃他。他于是被发配到产煤的小城



马原近照 艾涛摄



阜新机务段。机务段是火车头单位，他成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铁路工人。那是他一生中最为荒唐的岁月。他可以是农民(知青)，可以是其他什么，比如士兵，比如商人，但他一定不可以是工人。

所说的自己酿的苦酒要自己干杯。

也许他命里注定一辈子不停的变换职业，不停的变换地方。

阜新注定是他暂时歇脚的驿站。两年只是一瞬间的事。这个国家突然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不管是谁，不管多大年龄，你都可以报名考大学了。这是他改正他人生错误的好机会，他一定不可以放过，他也果然没有放过。他读沈阳铁路运输机械学校的时候，一路之隔便是一所大学：辽宁大学。他没有别的参照，第一志愿也是辽宁大学。他运气不错，一箭中的，这一次他选择了中文。吃一堑长一智，他自此而终老一生再不用改换门庭了。

他发现他更喜欢的职业是写小说。他后来也就成了一个以写小说为职业的人。

4年成了他的一种节奏：初中4年，知青4年，铁路4年，大学4年。

有点意思。他下一个4年在哪儿呢？他又有机会选择了。他又选择了西藏。

这一次他如愿以偿。只是有一点他没有估计到，对于西藏，4年短了点。

西藏是地球上最高的所在。高了就会缺氧，缺氧就会迟钝，迟钝就会放慢节奏。慢节奏的西藏迷住了他，人生是一条漫漫长途。慢慢来吧，着什么急呀。先在电台干干记者，把那些伟美的山川湖泊看个够再说。然后干干编辑，把雪域高原的天籁妙音听个够再说。更开心的，把每天见到的听到的写下来，他居然就成了最好的小说家。全世界的读者(不包括拉萨的)都以为他写的是传奇，他和他的朋友们因此暗地里异常得意，因为那就是他们日常的生活啊！《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喜马拉雅古歌》。光听听名字也

够诗意的。

他沾了西藏多少光啊！

这一次他居然才3年就想换职业换地方了。可是他没有走远，没有离开。他和西藏的缘份还没有尽。他忽然憎恨起他最钦佩的海明威老哥了，海哥哥说过：当记者是小说家最好的训练。是他误导了他。群众艺术馆是个不错的去处，有一本叫《雪域》的杂志，有一大群藏族民间艺术家，有一套有树有小院的房子。那是他生命中美轮美奂的4年。他绝大多数西藏小说都是在那4年里完成的。那个有两棵树的院子真真是他的福地。

那4年里，他完成了他一生绝大多数关于西藏的小说。那些小说走出西藏走出中国走出80年代走出20世纪，他因此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个叫马原的写小说的汉人。

1989年，是他生命中一个特别的时间结。他从他的西藏他的拉萨他的八角街撤出去了。如果再去，他不再是那里的主人了。他成了他的西藏他的拉萨他的八角街的客人了。他从沈阳来又回沈阳去。来的时候他是个大学毕业生，去的时候他是个专业小说家了。

沈阳像是他的家，其实是他逗留最久的驿站。他经常以为自己就是一个沈阳人。严格的说他不是，准确的说他不是，沈阳不是他的出生地。但是他中专两年在沈阳，大学4年在沈阳，专业作家11年在沈阳。沈阳17年，刚好等同于他的出生地锦州。

非常遗憾的，11年专业作家生涯他只完成了三部话剧和不足十万字小说。那是他这一辈子真正意义的低谷时期。但那段时间对他非常重要。他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他找到了他个人的坐标系上准确的定位。他不再仅仅是个写小说的人；他是个职业叙述者，他是个职业语言使用者。他喜欢他为自己找到的新角色。

他经常的身份是一个职业策划人，是一个职业说教者，经常到处指点江山。他拍过电视，拍过广告，也做过别的。可是别人仍然当





他是个小说家。于是在20世纪结束的那一年，他下狠心彻底离开了他的小说家职业，去学校里当了教书先生。他运气不错，因为那是一所所有名的大学。他经常说自己好为人师，他终于如愿以偿。他开过写作课，电影课，文学史课；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他独创的《阅读大师》课，他连续3年，讲了不下40位他心目中的大师。那肯定是他一生里创造的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

当然，他创造的财富不只这些。他有大约20本书，有几个曾经搬上舞台的剧，还有一个落地10斤16岁就已经1.92米的儿子。据他自己说，以后还会有几部电影，几部电视剧，几本小说。据他自己憧憬，以后也许会有几个属于他的个人画展；他一直以为他有绘画天赋。他原本就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小时候最喜欢一个他钦佩的人对另一个像他一样一生都在流浪的人的描述——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像他一样一生都在流浪的人叫白求恩，他钦佩的人叫毛泽东。

他是那个流浪汉。他叫马原。他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汉人。他就是我。